

五朝名臣言行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

二十五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一之二

尚書左丞王公

公名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慶曆六年
中進士第歷秀州嘉興主簿越州上虞
令治平中入爲國子直講館閣校勘知
太常禮院元豐元年修起居注以右正
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五年
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改兵部尚
書遷戶部元祐二年拜中大夫尚書右
丞明年遷左丞出知蔡州徙揚州復召

十一之二

十一之二

十一

十一

爲吏部尚書乞出知杭州紹聖初致仕
建中靖國元年薨年七十九

公少有立志雖爲小官修潔自重首爲歐陽
文忠公所知治平中呂正獻公判國子監
薦爲直講又用趙康靖公薦召試擢祕書
省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校集賢院書籍

開撰墓誌

公故爲王文公所厚是時文公執政數引公
論事不合即謝不往嘗召見便殿其言無
所附麗累上書陳時事因及大臣皆人所

難言者 神宗察公忠實無黨鄉意用之

墓誌

公在館十年不少貶以干澤及爲 上所識擢益自感勵初修起居注即乞復唐正觀起居郎舍人職事執筆隨宰相入殿 上躋其言故事左右史雖日侍便殿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公因對及之即詔左右史遇侍立許直前奏事遂著爲令自公始也

墓誌

官制行 上尤名御用人公因請自熙寧以來

三十八年

十一十二

二

恭元

有緣議論得臯或註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有大過者隨材召擢以備官使語合上意自是收拔者甚衆其補助將順類如此又嘗論赦令出 上恩公臯異私慝而比歲議灋治獄者多乞不以赦降去官原減官司謁禁本防請託而弔死問疾一切杜絕皆非便稍更其灋執政見之不悅而上察其誠不以爲忤也

墓誌

公在政府遇事必爭韓維罷門下侍郎連章論抃且曰去一人天下失望忠黨沮氣讒

邪之人爭進矣又論杜純不當罷侍御史
王覲不當罷諫官自公在兵部時太僕寺
請內外馬事得專達毋隸駕部公言如此
官制壞矣先帝正省臺寺監之職使相
統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隳已成之灋及
執政又有建罷教畿內保甲者公復言今
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爲國家
根本長久之計且先帝不憚艱難而爲
之旣已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時四方奏
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而都省屢以無可

矜恕却之公言此祖宗制也且有司援
比欲生之朝廷破例欲殺之可乎又言比
廢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詩賦失先帝黜
詞律崇經術之意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
議還故道二三大臣力佐佑之公言故道
已高水性趣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累章
力爭卒輟其役公旣中立自信不爲詭隨
一時公議翕然歸之然亦卒以是去蔡確
賦詩安州吳處厚者上之以爲怨訕諫官
交章請行誅竄公與范丞相純仁或顯言

或密疏最後留身簾前合力固爭以爲不可確貶又謂不宜置之死地旣而確再貶新州公與范丞相皆罷初公在熙寧中論事已爲范丞相所推及偕執政趣又多合已而俱罷天下稱之然公與人不苟相比前論不當罷教畿內保甲者乃范丞相所建也始自兵部尚書遷戶部奉山陵有勞確乘間復徙公兵部而公志在體國不以怒遷士大夫益知公賢

墓誌

復召爲吏部尚書遷太中大夫公春秋寔高

志氣益壯時在廷朋黨之論稍熾公入對首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東漢黨錮之獄是也慶曆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脩爲朋黨賴仁宗聖明不爲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亦願陛下察之繇是復與任事者不合請老不許即求補外

墓誌

公性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司馬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

其王存乎故自束髮起家以至大耋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其守一道與人交久而益親視孤藐流落者恩意尤篤少時師事潁川陳浚浚死無子公貴求得其弟之子官之且卹其家終身其自奉甚約而喜厚賓客楊潤相去一水公守楊時援故相例得歲時過家上冢乃出賜錢五十萬賙給閭里又具牛酒會父老數百人親與酬酢皆歡醉而去鄉黨以爲美談嘗悼近世學士貴爲公卿而祭祀其先但

循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廟如古灋公唯一兄蚤世事寡嫂甚謹拊其子如已出又官其二孫退居丹陽且十年不以一毫擾人旣歿鄉人哭之皆哀而四方有識之士又爲朝廷惜也

墓誌

十一之三

丞相蘇公

公名頌字子容泉州同安人後徙潤州丹徒中進士第歷宿州觀察推官知江寧縣南京留守推官皇祐五年召試除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編定集賢院書籍出知潁州提點府界縣鎮公事淮南轉運使神宗即位召脩起居注擢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罷歸班出知婺亳州應天府召判三班院復出

杭州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降知濠州徙滄州召判尚書吏部元祐初授刑部尚書遷吏部兼侍講改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拜尚書左丞踰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八年罷爲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揚州改中太一宮使紹聖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徽宗初遷太子太保建中靖國元年薨年八十二

知江寧府江寧縣事建業承李氏後版籍賦輿皆無法制每有發歛府移追擾吏係縲

於道公至則曰此令職也府何與焉每因
治訐旁問鄰里丁產多寡悉得其詳一日
召鄉老更定戶籍民有自占不實者必曰
汝家尚有某丁某產何不自言相顧而驚
無敢隱者一縣以爲神明又爲剗革蠹弊
更設條教簡而易行諸縣取以爲法它日
諸令長造門領縣民拜廷下謝曰此曹獲
免追逮皆公之賜也民有忿爭者至誠喻
以鄉黨宜相親善意若以小忿而失歡心
一旦緩急將何賴焉往往謝去或至半道

思公言而歸縣以大治時監司王鼎王綽
楊紘皆於部吏少許可及觀公施設則曰
非吾所及也

鄒侍郎
撰行狀

爲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公一以府政委
之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脩不復
省矣杜祁公老居睢陽一見公深器之每
間數日必折簡召嘗曰如君真所謂不可
得而親踈者且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
處遂自小官以至爲侍從宰相所以施設
出處先後本末悉以語公曰以子相知且

知子異日必爲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其
後公出入中外荐歷清要至爲宰輔還政
退居略相似焉

狀行

富鄭公韓魏公爲相務推尚廉退有德之士
以勸厲風俗知公久次儒館不干榮利屢
問所欲惟力求外以便親養遂除知潁州
後富公遺公書曰若吾子出處可謂真古

君子矣

狀行

公請以獲盜多寡立縣令殿最法以爲巡檢
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民不爲盜能使

民不爲盜者縣令也且州縣物務歲課稍
虧官佐有罰今良民羅剽劫之害而親民
官獨不任責可乎

狀行

神宗自在藩邸聞公名及即位公適送伴契
丹使次恩州驛夜火左右請與虜使出避
州兵叩門欲入抃公不爲動閉門堅卧如
常徐使守衛卒撲滅之是夕州人譁言虜
有變抃兵亦欲乘間生事至聞京師使還
上問公所以處之者稱善久之益知公可
用及使淮南入辭勞問甚寵

曾內翰
撰墓誌

公在審刑知金州張仲宣受財枉法抵死法
官援前比貸死杖脊黥配海島公奏古者
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車今
刑為徒隸恐污辱衣冠耳其人則無足矜
也仲宣繇此得免杖黥止流海外自是命
官無杖黥者墓誌○又行狀云張仲宣坐枉法
贓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輔例杖脊
黥隸海島公奏曰希輔仲宣均為枉法而情有輕有
重上愕然曰枉法豈復有輕者公曰希輔知台州
受賕數百千額外度僧仲宣則以所部金坑發檄巡
檢體究無甚利士人憚興作遂以金八兩求仲宣不
差官比較止係違令可比恐
喝條耳故枉法為輕餘同

上方勵精為治急於人材大臣薦秀州判官

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
制誥宋敏求以定驟自幕職而升朝著任
執法非故事與公及李大臨相繼封還詞
頭不草制詔再下公公言 祖宗朝天下
初定故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 真宗以
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定
非有積累之資明白之効一言稱旨便授
御史浸漸不已恐高官要秩或可以岐路
致也疏入手詔召公對 上引近詔舉臺
官不拘官職高下為言且曰格命久將得

罪公對臣既知其不可若因召諭遂變前
言則是懷姦固位此尤 陛下所當罪也
退而又論舉官詔意不為選人設文時敏
求前罷公與大臨更奏復下至于七八最
後特以付公固執不行迺與大臨俱罷歸
班而定御史之命亦為中寢公以守職不
回紂人望益重賓客滿門日奉朝請雖風
雨寒暑未嘗移疾家貧檐石不充無愠色
墓誌○又行狀云公既歸班執政或喻公請外官閑
局公曰方以罪謫敢求自便乎○又元城談錄云天
下以為當然者謂之公論公論蓋非強名而乃天道
也此道未嘗廢顧所在如何爾如唐虞三代與吾

祖宗之時公論在上君相主之賢哲聚於朝不肖沉
於下海內入於陶冶一歸於正如晚周及東漢之餘上
之人不能主公論所用非其人於是乎清議在下而士知
所尊畏恥為非義登其門者如龍從其死者如歸致
黨錮之禍起視漢室為何等時也頃時王安石薦李
定召見陳襄彈之未行間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
行宋次道封還詞頭翌日辭職罷之又下次直李大
臨蘇子容相繼封還更奏覆下至于七八子容與大
臨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 祖宗德澤百餘
年間養成風俗公論之不可屈如此與齊太史書崔
杼殺其君殺三人而執筆如初者何異其後攝官脩
起居注章衡行之賢不肖於此可見要之公論不可
一日廢然在上則治在
下則亂可以卜世也

知婺州沂桐江水暴迅舟橫欲覆魏國大夫
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號赴水救之舟忽
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乃覆衆以謂誠

孝所感

狀行

祖父知亳州有豪民婦被罪當杖以病未科每旬檢校未愈鄧元孚為譙縣簿謂大人曰尊公高明平昔以政事稱今豈可為一豪婦人所給公為賢子不可不白但諭醫者如法檢校彼自不誣矣大人白之祖父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或有可悔既而此婦死元孚大慙服曰某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

蘇氏

談訓

九年以吳越荐饑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司責所逋市易緡錢晝繫公庭夜禁廂院雖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公沮壞法令而民償責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一日燕有美堂聞將兵結集謀害官吏郡人喧傳恐懼不安公談笑自如密喻兵官捕首領十數輦械送獄中逮夜會散而坐

客不知也

行狀

充北朝生辰國信使在虜中遇冬至本朝曆先北朝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即屬子時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人深以為然遂各以其日為節慶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因問虜中山川形勢人情向背公曰虜講和之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

三百字

十一之三

七

卷九

持其政令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者昔人以謂匈奴直百年之運言其盛衰有數也上曰虜自耶律德光至今何止百年公曰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誓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正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夷狄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上深然之

行狀

祖父尹開封頗嚴鞭扑以謂京師浩穰須彊

壓當以柱後惠文治之非亳穎卧治之比談訓

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盜者畏賊不敢告投

匿名書於縣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

門子乙乙為讀之甲以其言捕獲賊而乙

爭其功吏以為法禁匿名書而賊以此發

不敢處之死而投匿名者當流為情輕法

重皆當奏蘇子容為開封尹方廢滑州白馬為邑上殿

論賊可減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上曰

此情雖極輕而告訐之風不可長乃杖而

免之子容以謂賊不干已者告捕而變主

匿名本不足深過而先帝猶恐長告訐

之風此所謂忠厚之至然熙寧元豐之間

每立一法如手實禁鹽牛皮之類皆立重

賞以勸告訐者此當時小人所為非先

帝本意時范祖禹在坐曰當書之實錄東坡集

公在開封常治國子博士陳世儒母為群婢

所殺事獄具輒為法官所駁或謂公欲寬

世儒夫婦上以詰公且曰此人倫大惡

毋縱有罪公對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寬

亦不敢喻之使重既而公罷開封獄移大理寺大理奏其妻母緣大臣有請于公又移御史臺自濠逮公赴對御史以言導公公曰使頌誣人死不可為若自誣雖重得罪不避手書數百言皆自誣詞也 上閱獄辭疑不直詔更劾實御史推窮乃大理丞賈種民增損囚辭以為有請得其藁於獄吏家於是種民抵罪而公得白頤嘗因人語及世儒帷箔事公應曰然以是為泄獄情罷郡歸班

墓誌

祖父知滄州陞辭 上曰朕每欲用卿輒為事奪豈非命耶然卿直道久而自明祖父頓首謝兼語及偏親留京師未能偕行 上問卿母誰氏祖父對曰故龍圖閣直學士陳從易之女 上曰是天聖間侍從耶祖父對曰從易祥符中館職已而外遷久之因自廣州罷還不蓄南物獨載俸餘見錢過嶺 仁宗皇帝聞之擢知制誥 上曰其清節過於馬援矣故謝表云憫臣之數竒多難特軫淵衷勉臣以直道自明

屢形天語

談訓○又云初陳龍圖爲館職數十年不遷居喪時士大夫有致賻者公不拒

服除知廣州罷官不蓄南物獨載俸餘錢過嶺半以償贈賻者半以班宗族之貧者

祖父元豐中自滄州被召脩官制陞對日

上曰更欲脩一書非卿不可以北虜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朕欲成一書但患爾來脩書者遷延歲月不肯早成然此書浩大以卿度之何時可畢 祖父曰恐須一二年可矣 上喜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賜名華戎曾衛信錄奏篇上 上讀序引大

喜曰正類序卦之文

談訓

文潞公嘗謂祖父今之魏相也所謂好觀漢律令便宜章奏可以斷國論矣

談訓

公前後掌天官四選五年是時倉法行吏無所覲每選人改官京朝官使臣關陞磨勘或以功過當陞降者吏洗垢求瑕故爲稽滯公敕吏曰某官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合用條格具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訴者至必取案牘使自省閱訴者服乃退其不服者公必往復詰難度可行

行之苟有疑則爲之奏請或巡白都堂故士大夫受賜多而不得者亦以爲無可憾

狀行

公兼侍讀奏言國朝典章大抵沿襲唐舊史官所記善惡咸備乞詔史官學士采錄新舊唐書中臣主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二條公每有所進可爲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以已意反復言之

狀行

公自與聞國政務在奉行故事使有司奉法遵職執事量能授任杜絕僥倖僭差之原

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每廟堂論議援古證今出入經史所未安者必力爭之毅然不可回公天資仁厚宇量闊博喜愠不形於色事親孝睦九族以慈處朋友以義幼自偏束尤謹禮法雖燕居必正衣冠危坐家人莫見墮容平生未嘗問家人有無晚際會所得俸賜隨即散用其自奉養至儉薄每食不過一肉始薨之日吊哭者造其寢堂見其居處服用無不歎愕咨嗟以爲寒素不若也自少所交皆當世賢傑及

登顯近務推挽正人吉士不問識與不識
性酷嗜學晚歲彌甚自書契以來墳史所
載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
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訓故文字無所不
通不獨見於論議文章必欲驗之實事以
扶助世教其於名理所造尤精詣所至爲
政務大體深戒虛名因時乘理而實利及
下莫見其迹旣去則人莫不思之在相位
時避遠權勢門無雜賓其進退士大夫無
纖毫私意以故人不歸恩而怨讟亦不切

至焉

狀行

元祐中建請別製渾儀因命公提舉公旣邃
於律曆又以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筭術有
巧思奏用之且授以古法爲臺三層上設
渾儀中設渾象下設司辰貫以一機激水
轉輪不假人力時至刻臨則司辰出告星
辰躔度所次占候測驗不差晷刻晝夜晦
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

狀行

至和中文潞公爲相嘗請建家廟事下太常
公議以爲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是有土者乃為廟祭也有田則有爵無土
與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是有廟者止
於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若參合古今
之制依約封爵之令為之等差錫以土田
然後廟制可議若猶未也即請考案唐賢
寢堂祠饗儀止用燕器常食而已

行狀

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景
靈宮公以謂勅書云向因忿鬱偶失謙恭
此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
僅周一紀逮事先后祇奉寢園此則有不

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廟謚冊
並停此則有合祔廟及謚冊之義請祔郭
皇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義衆論未定丞
相曾公問曰郭后是上元妃若祔廟則事
體重矣公曰國朝三聖賀尹潘皆元妃
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同異之
言曾公曰議者以謂陰逼母后是恐萬歲
後配祔之意公曰若加一懷哀愍之謚則
不為逼矣曾公歎重久之後宋公敏求謂
公曰聞議郭后事引勅語此是先人宣獻

為參政時自撰甚有微意云後有知禮者
當行之蓋當時有沮此議者非公莫能見
也然竟不行狀行

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行藝為
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士行而後文藝去
封彌謄錄之法先行州縣使有司得專參
詳考察庶幾存鄉舉里選之遺範又請每
歲放進士量留人數以廣制科遺逸之選
又謂尚書古之天臺朝廷萬事之本皆由
此出 仁宗朝大臣嘗請移審官院歸吏

部三班院歸兵部審刑院歸刑部庶稍近
古制而當時議者不深惟其本苟憚興作
遂不果行請先置朝臣兩貳振舉網維竢
其整葺有緒然後議移審官等三院還省
則南宮故事可舉而行一代典章於斯為
盛矣其後詔博士分經以三舍取士兼考
行義又十餘年而官制行皆略如公言狀行
嘗因對 神宗從容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
公言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
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傳重之義則喪服

從而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不世
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
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勅嫡孫爲
祖父爲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
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也
而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爲承重而不
知爲承大宗之重也嘗聞慶曆中朝廷議
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
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也乞詔禮官博
士叅議禮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

之禮立爲宗子繼祖者以異於衆子孫之
法及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
不違禮教

行狀

嘗權樞密院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
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蕃官趙純忠者信
謹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
入其國立之衆議欲如其請公獨曰不可
越境而入其國使彼拒而不受得無損朝
廷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撫輯之未
晚也已而邊奏至阿里骨故無恙

行狀

祖父執政時諸公奏對惟稟旨 宣仁 哲
宗有言或無對者祖父奏事 宣仁畢必

再稟 哲宗有宣諭必告諸公以聽聖語
哲宗蓋默識之後罷相周秩為御史嘗論

元祐執政至祖父 上曰蘇某知君臣之
義與它人不同 訓談

祖父在元祐間不取諸公太紛紛常云君長
誰任其咎耶 訓談

公前後歷典四選銓綜有條士無留滯有自
辨者人人使盡其說故雖不得所欲亦心

服而去其脩敕令必本大體為侍讀多所
啓迪及登丞弼論議持平務循故事避遠
權寵不立黨援進退人材弗專主已理有
未當亦不苟從 墓誌

平生於人無纖芥仇怨在杭州日有要人以
事屬公公不從後其人當言路懷忿抵巇
或謂其事迹書札具存可辨公笑曰吾豈
為是者在潁州日通判趙至忠本歸明人
所至輒與守競公待之以禮具盡誠意它
日至忠泣曰至忠虜人也然見義則服平

生誠服者唯今韓魏公與公耳

狀行

王禹玉元厚之諸公嘗問祖父曰公記之博以至國朝典故本末無遺日月不差用何術也祖父曰亦有一說某每以一歲中大事爲目欲記當年事則不忘矣如某年改元其年有某事某年上即位其年有某事某年立后若太子其年有某事某年命相其年有某事則記事之一法也後觀太史公書是歲孔子生是歲孔子卒是歲齊桓公會于葵丘是歲晉文公始霸之類恐亦

此意也元曰不然至於暗記經史哩詠詩什以至士大夫家世伐閱名諱婚姻無遺忘者又以何法乃真強記爾

談訓

祖父嘗言吾每聞前輩善言則終躬佩服少時聞計用章郎中爲吏以循良稱數典大郡政績尤異因往造請求異聞乃款語其可紀者曰人主不冝有所好有所好則腹心肝膽皆在人矣故好征戰則孫武白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聚斂則

桑羊皇鑄之徒出而民困於培克矣好順
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敝於夸大矣
豈惟人主學士大夫亦宜知之夫神龍騰
驤豈可羈也然或豢養於人者謂其有嗜

慾也

談訓

祖父又嘗言在江寧日楊告諫議謂吾曰嘗
愛韓非一言以謂土木偶人者耳鼻欲大
口目欲小此言可以諭大夫土木偶人而
鼻先小目先大人或非之則無以為也鼻
大則可小目小則可大凡事皆然不厭於

三思而熟慮也人皆以非為刻薄此豈非
忠厚之言哉告又自云始以中行外郎為
江東運副為司長書押皆叩紙後有以前
行充者書押須移上始悔初之不三思也

談訓

舒信道元豐中自御史中丞銳於進取言事
多涉刻薄為王和甫所繩除名紹聖復通
直郎知無為軍或言其得罪深重不當叙
復改監中嶽廟祖父聞之曰士大夫立朝
當路一涉非義失人心則終躬遂廢如王

君貺未三十為御史丞緣進奏院事終躬
輒軻不復大用陷於刻薄可不御名哉談訓

祖父言吾在金華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則必
反復條奏援引古今使上不忘弭兵息
民之意以謂人主之聰明不可有所嚮有
所嚮則偏偏則為患大矣當今守成之際
應之以無心則天下無不治矣談訓

祖父嘗云吾平生未嘗以私事干人主奏對
惟義理之言故歷仕四朝中間雖謫不愧
於觀過而神考以謂直久而自明也談訓

呂吉甫叅政事使其親友謂祖父曰子容吾
鄉里丈人行若從吾言執政可得也祖父
笑而不荅談訓

祖父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惟孟安序朝
奉分寧人歲以雙井一斤為餉知吾無包
苴之饋也

祖父嘗云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戶樞不蠹流
水不腐此其理也談訓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十

丞相劉忠肅公

公名摯字莘老永靜軍東光人嘉祐中登進士甲科歷知冀州南宮縣江陵府觀察推官召試為館閣校勘擢檢正中書禮房公事監察御史裏行責監衡州鹽倉簽書應天府判官事元豐初為開封府推官尚書禮部郎中右司郎中衝替起知滑州 哲宗即位召為侍御史元祐元年為御史中丞拜尚書右丞歷

三十八

十二之一

一

官信

左丞中書門下侍郎六年拜右僕射以觀文殿學士知鄆州徙青州紹聖初落職知黃州再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四年責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薨年六十八

王荆公安石初秉政搜擇人才任以不次元公絳數以公為言荆公一見遂器重焉擢為中書檢正居月餘默默非所好會除御史欣然就職歸語家人曰趣裝毋為安居計未及陞對首上疏論亳州獄起不正小

臣意在傾故相富弼以市進今弼已責願
寬州縣之罪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
人不堪命趙子幾擅升畿縣等使納役錢
縣民日數千人遮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
示四方張靚王廷老擅增兩浙役錢督賦
嚴急人情嗟怨此皆欲以羨餘希賞願行
顯責明廷本無聚斂之意

門人劉仿王知常撰次行實

神宗皇帝銳意求治獎勵臣下公既對面賜
褒諭因論人物邪正條對移時 上意嚮

納

劉大諫序公文集云

神宗面賜褒諭且問從學

三十一

十一

二

官信

獨學不識
安石也

因上疏極論其略曰君子小人之

分在義利而已小人非不足用特心之所
嚮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
之心每在私後 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
而為煩擾 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
聚斂其於愛君之心憂國之言者皆無以
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為之論有樂
於無事之論彼以為此流俗此以彼為亂
常畏義者以進取為可耻嗜利者以守道
為無能臣願 陛下虛心平聽

御名重好惡

前日意以爲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爲短者今亦用其長稍抑虛譁輕僞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御名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爲之士抑高舉下品制齊量收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於大中之道然後風俗一險阻平施設變化唯 陛下號令之而已實行實

公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略舉十害是時御史中丞楊公繪亦上疏論新政并公章下司農寺司農條件詰難劾繪與公險詖欺

誕中有向背有旨分析公奏曰臣有言責采士民之說敷告於 陛下是臣之職也今有司駁奏遽令分析是使之較是非爭勝負交口相直無乃辱 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如臣言有取幸早施行若稍涉欺罔甘就竄逐奏入不報公謂 主上天資英睿孜孜聽納而大臣輔導之非是懷不能已明日復上疏曰 陛下

下起居言動躬蹈德禮夙夜勵精以親庶
政天下未至於安治者誰致之耶 陛下
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
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搖舉天下
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
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
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
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
水利也又淤田也又省併州縣也其議財
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

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
可究言至於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
成者擯之爲無能狃辯者取之爲可
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鑿民者謂
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
一掾屬論定然後落筆同列與聞反在其
後故奔走乞巧之人其門如市今羗夷之
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創痍流潰未
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
耗 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

大臣誤 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

居數日罷御史落館職政府擬竄嶺外

上不聽乃貶衡州公奏言上世葬將陵歲

有川患方護諸喪抵鄆州葬有日伏望寬

貸使臣葬畢奔赴貶所有旨聽許 行實○又聞見

錄曰揚元素為中丞與劉摯言助役有十言王荆公使張璠作十難以詰之璠辭不為曾布曰請為之仍詰二

人向背好惡之情果何所在元素惶恐請曰臣愚不知助役之利乃爾當伏妄言之罪摯奮曰為人臣豈可壓

於權勢使人主不知利害之實即復條對布所難者以伸前議且曰臣所向者 陛下所背者權臣所好者

忠直所惡者邪姦臣今獲罪譴逐固自其分但助役終為天下之患害願 陛下勿忘臣言於是元素出知鄭

州摯責監臨璠亦由此忤荆公意坐事落修注

公在南都幕府會司農寺行新令盡斥賣天

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都闕伯

廟歲為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二貫公嘆

曰一至於此往見留守張公方平曰獨不

能為朝廷言之耶張公矍然因託公為奏

曰闕伯遷此商丘主祀大火火為國家盛

德所乘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

開國此地 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

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

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藝瀆慢何所不為

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詳酌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 神宗即日批曰辱國瀆神此為甚者速令行下更不施行司農寺官吏令開封府取勘

實行實

哲宗皇帝嗣位 宣仁聖烈皇后以祖母共政見連歲水旱西邊未寧百姓勞弊而國有大故當務休息遂散遣京城役夫減皇城司覘者廢物貨場罷戶馬等事皆從中出又戒勅中外無敢苛刻擾民已而進退大臣選用臺諫擢公為侍御史公自熙寧

以言去位踰十六年乃復任言責閱天下事久思所以報稱於是上疏曰昔者周成王幼冲踐阼師保之臣周公太公其人也仁皇帝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為侍讀孫奭馮元為侍講聽斷之暇召使入侍 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願選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便殿燕坐時賜延對執經誦說以廣睿智仰副善繼求治之志

實行實

公又言諫官御史負缺未補監察雖滿六員

專以察治官司公事而不與言責臣請增
補臺諫並許言事

行實

神宗皇帝靈駕發引前一夕山陵使蔡確不
入宿公彈劾其罪以聞不報確使回赴內
東門朝見訖即日視事公又奏確不引咎
自劾乞罷其政事以明典憲無何確上表
自陳其略云蓋嘗請收拔當世之耆艾以
陪輔王室蠲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
大意謂垂簾以來多所更改皆其建請公
以謂使確誠有是事不言於先朝為不

忠之罪於今日為取容之計誠無是事則
欺君莫大於此因上疏論其惡謂確當去
其罪大略有十又論章惇凶悍輕佻無大

臣體皆罷其位

行實

神宗更新學制養士以千數然有司立為約
束過於煩密人情病焉久未之改公上疏
謂學校為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
行法之所雖群居衆聚帥而齊之不可無
法亦有禮義存焉而已先皇帝體道制
法超漢軼唐養士之盛比隆三代然而比

以太學屢起獄訟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以求苟免甚可恠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月巡所隸之齋而已齋舍既不一隨經分隸則又易博士兼巡禮齋詩博士兼巡書齋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請以杜賄賂夫學政如此豈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夫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

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為而况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諸生不許相見之禁聽其在學往還即有饋受自依勅律其餘見行科條委本監長貳與其屬看詳增損著為定制

實行

公既被遇知無不言姦佞刻薄之吏事狀顯著公皆正色彈劾多所貶黜中外肅然時人以比包希仁呂獻可上察其忠義誠

信可屬重任未幾遂大用焉

劉大諫撰
公文集序

諫官王覲論胡宗愈除右丞非是疏奏不已

二聖怒將重責宰相開陳不聽公復進說甚力簾中厲聲曰若有人以門下侍郎為姦邪甘受之否公頓首謝曰陛下審察毀譽每如此天下幸甚然願朝廷顧大體宗愈進用自有公議必致陛下逐諫官而後進恐宗愈亦非所願文彥博曰劉摯言是願賜聽覽遂免重責改職補外而已

實行

公與同列奏事因論人才大槩公奏曰人才難得臣嘗歷觀士大夫間能否不一性忠

二九四

十二之一

九

十一

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

二聖諭曰此言極是卿等常能如此太

皇官家何所憂也

實行

哲宗在講筵一日讀仁宗不避庚戌臨奠張士遜侍讀說曰國朝故事多避國音本朝角音火也故畏庚辛上顧問執政果當避否公進曰陰陽拘忌之說聖人不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此豈可改也漢

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
張公謹 仁宗不避庚戌日皆 陛下所
宜取法 上深然之實行

公在中書一日內降畫可二狀其一裁節宗
室冗費其一減定六曹吏額房吏請封送
尚書省公曰常時文書錄黃過門今封送
何也對曰尚書省以吏額事每奏入必徑
下本省已久今誤至此公曰中書不知其
它當如法令遂作錄黃初尚書令史任永
壽精悍而猾與三省吏不相能數以姦弊

告諸宰執呂丞相大防信任之時戶部裁
節浮費後省裁定吏額皆踰年未就呂丞
相專權很復盡取其事置吏額房於都省
召永壽輩領之未嘗謀及同列也永壽見
錄黃愕曰兩省初不與今乃有此即稟丞
相命兩省各選吏赴局同領其事以是白
公公曰中書行錄黃法也豈有意與吏為
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邪明日呂相
袖藁厲色示公曰勢不可不爾公不欲立
異勉應曰諾其後事畢永壽等以勞進官

有差於是外議喧然不平臺諫交章論列時公已遷門下每於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此皆被省者鼓怨言章風聞過實不足深遂呂丞相亦以語客曰使上意曉然者劉門下力也然自此忌公益甚陰謀去之遂引楊畏在言路諫官疏其姦邪反覆章十餘上竟不能回士大夫趨利者洵洵交訐其事於是朋黨之論起矣公語丞相曰吾曹心知無他然外議如此非朝廷所宜有願少引避丞相曰行亦有請是歲八月一

日奏畢少留奏曰臣久處近列器滿必覆願賜骸骨避賢者路上遣中使召公入對太皇太后諭曰侍郎未可去須官家親政然後可去使者數輩趣入視事公不得已受命頃之呂丞相亦求退不許明年公繼為丞相不滿歲前日洵洵者在言路詆公竟去位朋黨之論遂不可破

集序

選后未決簾中諭曰所選百餘家矣皆於陰陽家不合獨一家可用復有二事未安一事女是庶出二事嫡母悍妬女生三歲而

逐其所生母遂鞠於伯氏今以所生爲父
母耶所養爲父母耶或對曰女無出繼之
理當正其本生父母似無足疑若庶出則
國朝已有明德皇后故事公進曰以春秋
傳言之夫婦之子妾婦之子皆合備采擇
之數以禮言之則必著外祖官氏者明當
用嫡也况明德皇后乃太宗在藩邸時
取以爲妃非天子納后故事衆皆助公語
上深然之實行實

公輔政累年剛明重厚達於治道朝廷賴之

及爲相益總大體務守法度輔佐人主
於無過之地其於用人先器識後才藝進
擬之際必察其人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
職任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公知之不恤
也取人不問識與不識或多南士有以蕭
望之鄭朋事諫公笑而不荅論者謂元祐
以來能以人物爲意知所先後而無適莫
者公爲之首奏事上前言直事核不爲
緣飾多見聽用與同列語公平不欺未嘗
以私屬人人有所欲多憚公聞之公聞之

亦為盡力然終不以語也精力絕人遠甚
一見賓客及聞其語終身不忘事無劇易
臨之曉然省吏每以事試公不以久近區
處如一言皆可復故三省事經公所裁定
者後皆遵用莫能改云

集序

言者論公交通邢恕及章惇子牢籠小人為
異日計公心知為言者所中不復自明謝
曰臣愚闇招致人言願就貶責既退固請
益堅乃罷相以殿學士守鄆給事中朱光
庭駁奏謂劉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

三十一

十一之一

十三

小傳

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遂并罷知
亳州初邢恕謫官過京師以書抵公公荅
以手簡云為國自愛以俟休復會茹東濟
為排岸官其人數有求而公不與怨甚適
見公簡陰錄其語以示中丞鄭雍侍御史
楊畏二人方論奏公未竟乃解釋其語繳
上之曰以俟休復者俟它日 太皇太后
復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公之子游間一
到府第相見或隨眾客公亦見之故言者
謂公延見納預為牢籠以冀後福云

行實。又王彥

霖繫年錄云延和奏事密院再上因奏前日臣有短見
奏陳不知曾經覽否應曰見臣之區區不為一劉摯蘇
轍為陛下惜腹心之人腹心之人難得去了一箇無
一箇諭曰劉摯垂簾之初煦有功排斥姦邪言事忠直
太皇心裏煦重它只為刑怒過京通東及接見章惇子
弟當面問它來它皆言是曾樞密且道是一箇朝廷怪
責底人却與書東通消息送好心後得不得余曰蔡確
發毒便劉摯分付右僕射與也牢籠不得應曰樞密道
底便是也蔡確便教做宰相也則牢籠不得余曰陛下
下既見得却教做宰相也牢籠不得如何尋常一箇東
帖可以牢籠願陛下更加體照又諭曰太皇亦不
深罪他也為它垂簾之初有功只為這件事到了不合
余曰此則誠是劉摯少思慮不將來做事却做尋常人
情事處來言事官未必皆忠直無心之人臣聞楊畏是
呂惠卿面上人簾中稍前再審再奏之因曰知它用意
在甚處但看去除陛下腹心之人便是與姦邪開道
路也陛下亦覺近來臺諫官莫太甚不便是臣等當
日言蔡確章惇亦不曾如此今劉摯有甚事怎消得恁
地逼逐願陛下更加照
察且將此事更入思慮

公天性高明不以己長格物既貴恭儉好禮
不改平素淳靜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
家藏書多皆自讎校得善本或手鈔錄攷
攷無倦平居不親妾媵家事有無不以經
意雖在相府蕭然一室其後南遷不知者
謂公不堪其憂親族門人乃知公謫居自
奉簡約與在相府無以異也少好禮學講
究三禮視諸經尤粹晚好春秋考諸儒異
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為多公文章雅
健清勁如其為人辭達而止不為長語表

章書疏未嘗假手

集序

公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日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行實

公自青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徒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嶺表之謫公拜命即日就道惟從一子家人涕泣願侍皆不聽水陸犇馳見星乃止至貶所屏跡不

三

百

十一之一

十五

宋信

交人事亦無書自隨宴坐靜默家人具饌告之食則食喜怒不形意澹如也公年未五十即屏嗜慾晚歲南遷氣貌安強無衰

悴之色

集序

公居新州數月得微疾自謂將終戒飭後事精神不亂安卧而薨公既歿於嶺外所屬為公請歸葬於朝不許已而諸子坐廢家屬再徙佗郡而不著罪狀人無知其故者雖公家亦不知也今上登極大赦天下公既歸葬而文及甫蔡渭皆貶湖外然後

人稍知其事起於此初及甫持喪在洛陽
邢恕責永州未赴亦以喪在懷州數通書
有怨望語及甫又以公任中司嘗彈罷其
左司郎官怨公尤深以書抵恕其略曰改
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怨於鷹
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
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
意之地可為寒心大意謂服除必不得京
師官當求外補故深詆當路者紹聖初恕
以示蔡碩蔡渭渭數上書訟呂丞相及公

而下十餘人陷害其父確謀危宗社引及
甫書為驗朝廷駭之委翰林學士蔡京御
史中丞安惇究治焉遂逮及甫就吏而所
通初無事證但託以亡父曾說之究治所
問司馬昭謂誰及甫對意謂公也問其證
據事狀則曰無有但疑其事勢心意如此
朝廷照知其妄獄事遂緩會公薨聞猶用
蔡京奏以不及考驗為辭但坐諸子而已
時紹聖五年五月四日也其後諸子叙復
護喪還鄉里公嗣子跂徑伏闕下上疏訴

其事又持副封詣都堂叩宰相韓忠彥曾
布等皆取實封案牘閱視知其謬妄明白
具以語跋至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二十五
有旨文及甫蔡渭所陳顯無實狀已行貶
責紹聖五年五月四日指揮更不施行然
後公歿後讒謗所坐皆得解釋渭今改名

懋云

集序○又行實云究治所問及甫司馬昭謂誰及甫對意謂公也問其證據事狀則曰無有但

執政五年而未作相必有怨望疑其事勢心意如此又問粉昆謂誰及甫對粉昆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梁燾字况之况猶兄也初議者傳聞及甫怨詈之語固知不實然謂為司馬昭必以呂丞相大防獨當國久或以為謗而及甫獄詞乃以指公又粉昆者世以駙馬都尉為粉侯故王克臣緣子師約人稱為粉爹今韓嘉彥尚

主必以兄忠彥為粉昆而及甫乃指巖叟燾蓋及甫元祐末稍被進用呂丞相除為權侍郎心甚德之而忠彥是時雖罷樞府上眷未衰王梁或貶或死易以陵藉故及甫陰自移其初意委曲遷就獨指公及王梁人皆知其妄朝廷亦覺悟獄事遂緩

